

THE TUDORS
都铎王朝系列



女王的弄臣

[英] 菲利帕·格里高利 / 著
夜潮音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Philippa Gregory
THE
Queen's
Fool



— The —
Queen's
Fool

女王的弄臣



The Tudors
Philippa Gregory



THE QUEEN'FOOL by PHILIPPA GREGORY

Copyright:© 22011 BY PHILIPPA GREGOR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gers, Coleridge and White 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 & Animated Picture Culture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1)第 2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王的弄臣 / (英)格里高利(Gregory, P.)著;

夜潮音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229-05827-2

I. ①女… II. ①格… ②夜…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4497 号

女王的弄臣

The Queen'Fool

(英)菲利普·格里高利 著 夜潮音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邹禾 骆思源

责任校对: 李小君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 230mm 1/32 印张: 15.5 字数: 370 千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9-05827-2

定价: 45.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那女孩兴奋不已地咯咯笑着，在阳光明媚的花园里奔跑，躲避着继父的追逐，却又没有快到让他抓不到自己。她的继母坐在凉亭里，身侧环绕着罗莎蒙德玫瑰的花苞。她看着十四岁的女孩和英俊的男人在平坦草地上宽大的树木间追逐，不禁笑了笑，只是看到眼前这两人让她心情愉悦：女孩是她一手抚养长大，而男人则是她多年来的挚爱。

他抓到了女孩飘扬的裙摆，然后把她拉向自己怀中。“你输了！”他说着，用他深色的脸庞贴上她飞红的双颊。

他们都知道这个“输了”意味着什么。她像水银那样滑出他的掌握，躲到那座有宽大圆形水池的华丽喷泉的另一边。肥硕的鲤鱼在池水里缓缓游动，伊丽莎白身子前倾，发出挑衅，兴奋的面孔倒映在水中。

“你抓不到我！”

“我能。”

她把身子俯得那么低，他甚至能透过绿色长袍的方形领口看到她小小的胸部。她觉察到了他的目光，脸色涨得更红。他以愉悦而充满欲望的眼神看着她，而她连脖颈也浮现出淡淡的玫瑰色。

“只要我想，什么时候都能抓到你。”他说着，心中想到的却是床第间的角逐。

“那么来吧！”她说。她并不清楚对方会怎样理解这句话，但她知道自己想听到他的脚步声在身后的草地上响起，期待着他伸出双手追逐自己的感觉，而

最重要的是，她想感受他的双臂拥着自己，想贴紧他富有魅力的身材，想让他紧身上衣的刺绣摩挲她的脸颊，让他的大腿抵着她的双腿。

她一声轻呼，沿着紫杉荫底下的小路跑开，切尔西花园也是在那里与河流相邻。王后微笑着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抬起头，看着她钟爱的继女从树丛中跑过，英俊的丈夫在后面紧追不舍。她继续埋首手中的活计，并没有看到他抓到了伊丽莎白，转过她的身子，让她背抵在紫杉树薄薄的红色树皮上，手覆着她微张的唇。

伊丽莎白的双眸中闪动着兴奋的黑色火花，但她没有挣扎。当他发现她不打算叫喊的时候，他放开了手，低下头来。

伊丽莎白感受着他的胡须轻柔地拂过她的嘴唇，嗅到他发肤的醉人气息。她阖上双眼，微微昂起头，将自己的嘴唇、脖颈和胸部交给他的唇。她感觉到他尖利的牙齿摩擦着自己的皮肤时，发现自己已经不是只会傻笑的孩子，而是个年轻的、拥有最原始的欲望的女人。

他轻轻松开环在她腰上的手，悄悄地将她的三角胸衣推到长袍的领口，再将手指伸进亚麻内衣触到她的双乳。她的乳头坚挺而兴奋，当他揉捏的时候，她发出愉悦的轻吟，这让他明白了她作为女性的欲望，不禁笑出声来，又将低沉的笑声压抑在自己的喉咙深处。

伊丽莎白紧紧贴着他的身体，感到他的大腿也回应般地抵在她的双腿之间。强烈的好奇心彻底征服了她。她很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

他稍稍离开她的身体，似乎要放开对她的拥抱，她便伸出双臂搂住他的背，把他再度拥入怀中。他再次与她双唇相抵，舌头舔舐着她的嘴角，优雅得好像一只猫儿，而她觉得这一幕虽然羞耻，但总比看到汤姆·西摩尔脸上因她的背德行为而露出的得意笑容要好。面对这种非同寻常的体验，她在厌恶和渴望之间挣扎，最后伸出自己的舌头迎上他的，品尝着与成年男人亲密舌吻的感觉。

她突然觉得有些受不了，于是抽身推开，但他早已熟谙她在漫不经心之下开始的这场舞蹈的节拍，而如今欲望早已在她的每一条血管中蔓延。他扯住她织锦的裙边，然后双手不断向上，直到他可以将老练的手伸进她的双腿间，在她

的亚麻内衣下摩挲。她本能地并拢双腿抵抗他的碰触，但他却刻意地温柔拂弄，用手背触动她隐蔽的欲望。在他指节的挑逗下，她动摇了：他能感觉到身下的她几乎融化。如果他有力的手臂没有环住她的腰，她也许会跌倒，他也知道此时此刻，他可以占有国王的女儿伊丽莎白公主，就在王后的花园里的这棵树旁。这女孩只在名义上是个处女。事实上，她并不比妓女好多少。

小径上传来的轻巧脚步声让他迅速转过身，放下伊丽莎白的衣衫，用自己的身体把她遮了起来。任谁也能看出她脸上恍惚的愉悦，她已然沉迷在欲望之中。他担心来人是他的妻子，也就是王后。凯瑟琳王后相信她能放心将继女交给他照看。她爱他，可他却辜负了她，每天在她眼皮底下勾引她的监护对象。这位王后坐在去世的亨利八世床前，脑海中梦想的却是他。

但出现在他眼前的并不是王后。只是一个女孩，一个大约只有九岁的小女孩，黑色的大眼睛满是肃穆，戴着白色的西班牙帽，帽绳系在下巴上。她手中拿着两本尚未取下书商包装袋的书，以冰冷而客观的兴味打量着他，仿佛她看到了一切，而且洞悉了一切。

“哎呀，亲爱的，”他故作欢快地大声说道，“你吓了我一跳。你出现得这么突然，我还以为你是个仙女呢。”

她听着他急促而过于响亮的话声，皱了皱眉，然后她带着浓重的西班牙口音慢慢地答道：“请原谅我，阁下。我父亲让我把这几本书带给托马斯·西摩尔阁下，他们说你在花园里。”

她递过那包书，汤姆·西摩尔^①走上前从她的手里接过。“你是书商的女儿，”他愉快地说，“那个西班牙书商的女儿。”

她点点头表示承认，阴沉的目光始终不离他的脸。

“你在看什么，孩子？”他问道。他能感觉到伊丽莎白在他身后手忙脚乱地整理裙装。

“我在看你，先生，但我看到了非常可怕的事情。”

① 汤姆是托马斯的昵称。

“什么？”他追问道。有那么一瞬间，他担心她会说看到了自己和荡妇一样靠在树上的英格兰公主一起，她的裙子被掀开着，而他用手指抚弄着她的下体。

“我看到你身后有个绞架。”那个语出惊人的孩子说完后转身离开，就好像她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这座阳光照耀的花园里再没有她要做的事情。

汤姆·西摩尔急忙转向伊丽莎白，后者正努力用手指梳理自己凌乱的头发，但欲望仍令她颤抖不止。她随即再次向他伸出双臂，想要继续未竟的事情。

“你听到了吗？”

伊丽莎白眯起眼睛，黑色的双眸只露出一条缝。“没有，”她柔声开口，“她说了什么吗？”

“她说她看到了我身后的绞架！”他语气中透露的惊恐超出了他自己的想象。他想要自嘲地大笑，但发出的只是惊恐的颤音。

他提到绞架的时候，伊丽莎白突然警觉起来。“为什么？”她急促地问，“为什么她要说这个？”

“天知道，”他说，“无聊的小巫婆。或许她用错了词儿，她是个外国人。或许她想‘王座’！或许她看到了我身后的王座！”

但他的玩笑和夸夸其谈同样算不上成功，因为在伊丽莎白的想象中，王座和绞架总是挨得那么近。她脸上的红晕已然褪尽，只留下惊恐的灰黄。

“她是谁？”她焦灼的声音尖锐起来，“她为谁效命？”

他转头看向那个孩子的方向，但林荫小径上空空如也。在远处的尽头，他看到自己的妻子正缓缓走向她们，她弯着腰，小腹因怀孕而明显隆起。

“别提这事，”他迅速对身边的女孩说，“一个字也别提，甜心。你应该不想让你的继母感到不安吧。”

他几乎无须对她发出警告。危险的迹象甫现，女孩便小心起来，她整理着自己的裙子，心里清楚自己为了生存而必须扮演的角色。他完全可以信得过伊丽莎白口是心非的本领。她也许只有十四岁，但自从母亲死后，便每天接受种种骗局的熏陶，她学习欺骗已经有十二年了。她是骗子——两个骗子的女儿，他恨恨地想着。她也许有所欲求，但她对危险和野心要比欲望更加敏感。他拉

起她冰冷的手，带她沿着小径走向妻子凯瑟琳。他勉力作出愉快的笑容。“我终于抓到她了！”他大喊道。

他环视四周，但视野中再也没有那个孩子的身影。“真是一场激烈的赛跑！”他大声说道。



我就是那个孩子，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伊丽莎白公主的情形：压抑的欲望，渴望的喘息，像猫儿一样与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厮磨。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汤姆·西摩尔。不到一年，他因叛国罪被绞死在绞架上，而伊丽莎白也再三否认自己与他有超乎熟识之外的关系。

1552—1553 冬

“这个我记得！”我从我们搭乘的泰晤士驳船的栏杆边转过头，兴奋地对着父亲大喊，“父亲！这个我记得！我记得这些延伸到河边的花园，还有那些大房子，还有你让我送书给那位贵族的那一天，那位英国贵族，然后我看到他和公主在花园里。”

他为我挤出一个微笑，尽管他的脸仍带着漫长旅途后的疲惫。“真的吗，孩子？”他轻声问道，“那真是让我们开心的一个夏天。她说过……”说到这里他顿住了。我们从不提起母亲的名字，即使在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起初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以防那些杀死她的人循迹而来；但现在我们除了逃避宗教法庭之外，也是为了逃避哀伤——那些挥之不去的哀伤。

“我们要在这儿住下吗？”我满怀希望地问着，一边打量那些美丽的湖边宫殿和平坦的草坪。几年的流离之后我渴望有一个崭新的家。

“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他轻轻地说道，“我们会开一家小店，汉娜，一家很小的店。我们得重新开始生活。等我们安顿下来以后，你就能脱下这些男孩子的衣服，重新穿得像个女孩子，然后和你的小丹尼尔·卡朋特结婚。”

“我们不用再逃跑了吗？”我轻声地问。

我父亲迟疑了一下。我们逃避宗教法庭追捕的时间已经那么久，几乎对到达安全的港湾不抱期待。我们在母亲因为犹太人身份而获罪的那个晚上就开

始逃跑。他们说她是假的基督徒，是个“玛拉诺”^①，教廷认定了她的罪，而我们早在她离开民事法庭、被送往火刑柱之前很久就已逃亡。我们离她而去，就像两个背信弃义的犹太，拼命想保住自己的皮囊，尽管我父亲后来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眼中还含着泪水——说我们肯定救不了她。如果我们那时留在阿拉贡，他们就会来追捕我们，然后我们三个都会死掉，现在却有两个人活了下来。每当我恨恨地说没有了她活着倒不如死去的时候，他就会缓慢而哀伤地告诉我，生命是最珍贵的东西，有一天我会明白，为了救我的命，她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

起先我们越过边境，来到葡萄牙的时候，强盗拿走了我父亲钱包里的每个硬币，只留下他的手抄本和书本，仅仅因为那些物件对他们没什么用处。在乘船去波尔多的途中，风暴来袭，而我们却住在全无遮蔽的甲板上，顶着急风暴雨和飞溅的波浪，我一度以为我们会冻死或是溺死。我们将珍贵的书本紧紧抱在怀中，仿佛它们是受不了风吹雨打的小婴儿。在走陆路前往巴黎的途中，我们一直伪装成别的身份：商人和他的小学徒，前往沙特爾城的朝圣者，行脚小贩，做观光旅行的小贵族和他的仆童，前往巴黎的著名大学的学者和他的导师。总之就是不能承认我们的伪基督教徒身份：火刑仪式的烟气仍驻留在我们的衣服上，噩梦也仍与我们的睡眠如影随形。

我们在巴黎见了母亲的亲戚，他们打发我们去阿姆斯特丹的同族那儿，而那些同族又指引我们去了伦敦。我们要在英国的天空下隐藏自己的身份，我们要变成伦敦人。我们要变成新教徒。我们要学会喜欢这一切。我必须学会喜欢。

那些族人的势力——我不能透露他们的姓名，因为他们也隐藏了自己的信仰，注定四处流浪，为所有基督教国家所不容——在伦敦的不为人知之处兴旺发展，就像在巴黎、在阿姆斯特丹那样。我们都像基督徒那样生活，遵守教会的

① Marrano，中世纪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和摩尔人，实际的信仰仍然是犹太教。

律法、节日、斋日以及宗教仪式。我们中的许多人，就像我母亲那样，对两种信仰皆虔诚，秘密地守安息日，悄悄地燃起一支蜡烛，准备好食物，做好家务，用她依稀记得的零散犹太祷告词去铭记这一天的神圣，然后就在第二天问心无愧地去做弥撒。我的母亲教过我圣经和她仍旧记得的犹太教谕，将它们的神圣程度一视同仁。她警告我说我们家族的联系和我们的信仰都不为人知，是一个深刻而危险的秘密。我们必须谨言慎行并且相信上帝，相信我们曾经掏出过大笔资金捐赠的那些教堂，相信我们的朋友：那些和我们熟识的修女、神父和讲师。等宗教法庭到来时，我们却像无辜的鸡，被拧断脖子而不留任何痕迹。

其他人也逃走了，和我们一样；然后又再次现身，和我们一样，在其他基督教王国的其他大城市里寻找他们的同族，向远房亲戚和热心朋友寻求庇护和帮助。我们的亲戚帮助我们来到了伦敦，还带着一封寄给某个以色列家庭的介绍信——他们按照这里的习惯改姓卡朋特。他们安排了我和小卡朋特的订婚仪式，出资给我父亲买了印刷设备，又在舰队街的店面楼上给我们找了住处。

在我们抵达之初的几个月里，我熟悉着这个新的城市的大街小巷，而我父亲则带着和我生存下去的坚定决心开起了他的印刷店。很快，他的书籍存货便热门起来，尤其是他藏在马裤束腰带里带来的福音书译成英文后的复印本。他买下了那些曾经属于修道院图书馆的书籍和手抄本——现在那些地方已经被亨利下令摧毁了。亨利是现任少年国王爱德华的前任，他让几个世纪的知识都随风而逝，然后城里每家商店的每个角落都堆满了按蒲式耳^①卖的废纸。那儿是目录学者的天堂。我的父亲每天都出去，带着一些少见而贵重的书卷回来，等他整理和排序之后，每个人都会抢着买。这些伦敦人为神圣的语句而疯狂。夜里，尽管他筋疲力尽，还是会着手印刷一些福音书中的短章节和简单的段落以供研读，全部都用英文，而且明晰易懂。毕竟这是个决心不靠牧师去阅读和

① 度量单位，等于8加仑或约36.4升。

生活的国家^①，至少我应该为此庆幸。

我们廉价出售这些读本——只比成本高一点点——是为了传播上帝的圣言。我们告诉别人，我们之所以致力将圣言传达给他人，是因为我们已经是货真价实的新教徒了。不可能有比我们更虔诚的新教徒了，因为我们以此为生。

没错，我们的确是赖此生存。

我负责跑腿、校对、帮忙翻译、印刷、用装订机上锋利的针像缝马鞍那样装订，又阅读印刷机的刻石上的反字。在印刷店不忙的那几天，我就站在外面招揽客人。我依旧做逃亡时的男孩打扮，任谁也会错以为我是个懒散的小男孩，马裤的裤脚贴在赤裸的小腿上，赤脚套着旧鞋子，帽子歪戴。每到晴天，我就像个流浪的男孩那样靠在自家商店墙上，沐浴着英格兰微弱的阳光，懒洋洋地扫视着面前的街道。右方是另一家书店，比我们的那家要小一些，东西也卖得便宜些。左方是一家出版社，专为街边小贩和摆摊者提供廉价书、诗集和小册子，稍远处那个人既会画袖珍画，又会制作精巧的玩具，而更远处是一个肖像和素描画家。我们都是这条街上使用纸张和墨水的工人，父亲说过，我应该对这种双手不会长出老茧的生活心存感激。我确实应该如此，但我没有。

这条街很窄，甚至比我们在巴黎的临时住所更狭窄。每栋房子都紧挨着另一栋，一直延伸到河边，而且全都像蹲坐的醉汉那样摇摇欲坠，山墙上的窗子高悬在鹅卵石路面的上方，遮蔽了天空，这让照在泥灰墙上的昏暗阳光斑斑驳驳，就像袖子上的开口。街道的气味之强烈堪比农场。每天清晨，女人们都会在窗边倾倒夜壶和洗衣盆，又将装着排泄物的桶倒在街当中的那条缓慢的水流中，让它们随之缓缓流入泰晤士河的肮脏河道里。

我想住在一个更好的地方，比如伊丽莎白公主那种满花木、看得到小河的花园。我想要成为更好的人，不是衣衫褴褛的书商学徒，不是掩饰性别的女孩，不是将要嫁给陌生人为妻的女人。

正当我站在那儿，努力像一只生气的西班牙猫咪那样让自己暖起来的时

① 指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和罗马教廷的决裂。

候,我听到马刺碰到鹅卵石路面的鸣响,立刻睁开眼睛,挺直身体。在我面前投下细长影子的是一位青年男子。他衣着华丽,头上戴着一顶高高的帽子,斗篷从他肩上垂下,腰间挂着一柄细细的银色长剑。他是我见过的所有英俊男人之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

这些已经够让人吃惊的了,我能感觉到自己在盯着他看,仿佛在打量一位落入凡间的天使。但他身后还有一个男人。

那个男人年纪稍长,将近三十岁,皮肤是学者特有的苍白,双眸深邃。我以前见过这样的人。在阿拉贡,他本是父亲书店的常客之一,曾去巴黎拜访我们,而在伦敦,他也将成为我父亲的顾客和朋友。他是一位学者,我能从他佝偻的颈项和浑圆的双肩看出来。他是一位作家,我能看到他右手中指上难以洗去的墨渍;他实际的身份更加伟大:他是位思想家,是随时准备对不为人知之事一探究竟的那种人。他是个危险人物:不畏异端,不惧质问,总是想要知道更多。他是个能够从真相背后找出真相的人。

我认识一位与他相似的耶稣会牧师。在西班牙的时候他也来过我父亲的店里,向他讨要一些手抄本,古老的手抄本,比圣经还要古老,甚至比那些上帝的圣言更加古老。我还认识一位与他相似的犹太教学者,他也来过我父亲的店里想要一些禁书,索要旧约圣经中的律法篇。耶稣会士和学生也曾来购买书籍,但从某天开始他们再也不来了。在这个世界上,思想比出鞘的剑更危险,因为半数的思想都是禁忌,而另外一半则会引导人们去质疑地球是否真的稳稳地停留在宇宙的中心。

我对这两个人太过好奇——神明般的年轻人,还有牧师般的长者——所以没能看到第三个人。第三个人一袭白衣,仿佛上了釉的银器那样泛着光,耀目的阳光照在他闪亮的斗篷上,让我难以正视。我向他的脸庞望去,但只看到一片银光,我眨了眨眼睛,但还是看不到他的样子。然后我才清醒过来,发现无论他们是谁,他们的目光所向都是隔壁那家书店的大门。

我飞快地瞥了眼自家店面那扇深色的大门,看到我父亲正在里屋调配墨水,没注意到我根本没能成功招徕顾客。我暗自咒骂自己是个散漫的傻瓜,然

后三步并两步跑到他们面前，用我最近才学会的英国口音清楚地说道：“你们好啊，先生们。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我们有在伦敦能找到的最好的消遣和道德方面的书籍，有价格最公道、内容最有趣的手抄本，还有极具艺术笔触与魅力的画作……”

“我在找印刷商奥利弗·格林的店。”那个年轻人说。

就在那里他朝我眨眨眼睛，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冻住了，仿佛伦敦所有的钟突然停止，它们的钟摆也彻底沉寂了一般。我很想抱住他，就在那儿，抱住他冬日阳光下穿着红色开衩紧身衣的身体，直到永远。我很想让他看着我，看到我，看到真正的我：不是脸上脏兮兮的顽皮男孩，而是一个女孩，即将成为年轻女人的女孩。但他的目光很快就冷冷地越过我，看向我们的店，我很快醒转过来，为他们三人打开店门。

“这儿就是学者和出版人奥利弗·格林的店。往里走，诸位大人。”我一边领路，一边朝暗沉的里屋喊道：“父亲！有三位大贵族要见您！”

我听到他推回高脚凳的声音，走了出来，双手在围裙上抹了抹，墨水和印刷品的气息随他而至。“欢迎，”他说，“欢迎，两位。”他穿着平时的那套黑色套装，亚麻袖口沾着墨迹。透过他们眼中的投影，我看到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沧桑使他满头白发，脸上有着深深的皱纹，学者常有的驼背隐匿了他真正的身高。

他向我点头示意，我从柜台下拉出三张凳子，但那些贵族们并没有坐下，站立着打量四周。

“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他问。我能看出他很害怕他们，害怕他们三人：那个摘下帽子、将乌黑的卷发拂向耳后的英俊年轻人，衣着朴素的长者，还有他们身后一身闪亮白色的沉默贵族。

“我们在找奥利弗·格林，他是个书商。”年轻贵族说道。

我父亲点点头。“我就是奥利弗·格林，”他用很重的西班牙语口音轻声说，“我会尽我所能为您提供服务。在这片土地法律和风俗所允许的情况下……”

“是啊是啊，”年轻的男人尖锐地说，“我们听说你们刚刚从西班牙来这儿，

奥利弗·格林。”

我父亲又点点头。“我确实刚刚来英格兰,但我们离开西班牙已经三年了,阁下。”

“是英国人了?”

“现在是英国人了,如果您不介意的话。”父亲小心翼翼地说。

“你姓什么?是英国的姓氏吗?”

“我姓佛德,”他的笑容扭曲了,“我们叫自己格林是为了英国人叫起来方便。”

“那你是基督教徒?是基督教理论和哲学书籍的出版人?”

我看到父亲面对这个危险的问题时轻轻地吞了口唾沫,但他回答问题的声音依然平稳有力:“的确如此,阁下。”

“那你是新教徒还是旧教徒?”年轻人轻声问道。

父亲并不知道他们想要的是怎样的回答,也不知道这回答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实际上,我们的后果也许是上绞刑架,或者被活活烧死,或者上断头台,毕竟是他们受年轻的爱德华国王之托选了这么一天来处置这个国家的异教徒。

“是新教徒,”他试探着说道,“虽然我在西班牙受洗的时候信的是旧教,但我现在遵从英国教会。”他停顿了一下。“赞美上帝,”他说道,“我是爱德华国王的忠实仆从,除了忙我自己的生意、遵从他的律法生活,并且在他的教会做礼拜之外,我没有更多的要求。”

我嗅得到他因恐惧而流下的汗水气息,有种烟气的辛辣味道,而这也吓到了我。我用手背拂过自己的脸颊,就像是在擦拭火炉留下的烟尘。“没事的。我相信他们想要的是我们的书,而不是我们。”我用快速而低沉的西班牙语说。

父亲点点头表示他听到了我说的话。但那个年轻贵族对我的低语立刻作出了反应:“这个小伙子说了什么?”

“我说你们都是学者。”我用英语撒谎道。

“进屋吧，querida^①，”我父亲对我说，“诸位大人，请你们一定要原谅这个孩子。我妻子去世三年了，这个孩子又是个傻子，也就能干个看门的活儿。”

“这孩子说的没错，”年长的男人和蔼地评论道，“希望我们的到来没有让你不安。不必害怕，我们是来看你的书的。我是个学者，不是宗教法官。我只是想看看你的藏书罢了。”

我在门旁犹豫着，那位长者转向我问道：“可你为什么要说‘三位贵族’呢？”

我父亲打了个响指，示意我离开，但那个年轻贵族却说：“等一下，让男孩来回答。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只有两个人，孩子。你看到几个？”

我看了看那位长者，又看了看那位年轻帅气的男子，眼前确实只有他们二人。第三个人，那个一袭白衣，仿若打磨过的白镞一样明亮的男子，已经消失不见，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我在您身后看到过第三个人，阁下，”我对那名长者说，“那是在街上的时候。很抱歉。他已经不在了。”

“她是傻掉了，不过还是个好女孩。”我的父亲边说边挥手让我离开。

“不，等等，”年轻人说，“等一下。我还以为她是男孩。女孩？可你为什么打扮得像个男孩？”

“还有，那第三个人是谁？”他的同伴问我。

我父亲面对着连珠炮般的问题愈发焦虑起来。“让她走吧，大人们，”他可怜巴巴地说，“她只不过是个小女孩，只是个有些弱智的小仆女，她母亲的死让她受了打击。我可以给你们看我的书，还有一些你们看到就会喜欢的上好手抄本。我可以给你们看……”

“我确实想看看，”那个年长的男人沉声道，“不过我想先跟这个孩子聊聊，可以吗？”

父亲沉默了，他无法拒绝这两个有地位的人。年长的男子拉起我的手，领

① 西班牙语，大意为“爱人、亲爱的”。

我走到这间小店的中央。一缕微光穿过窗子照到我的脸上，他将手放到我的下巴上，将我的脸扭过来，再扭过去。

“第三个人长什么样？”他轻声问我。

“他全身都是白色的，”我透过半抿着的嘴唇说，“闪着光。”

“他穿什么衣服？”

“我只能看到一件白斗篷。”

“那他头上戴着什么吗？”

“我只能看到一片白。”

“他的脸呢？”

“光线太亮，我看不到他的脸。”

“你觉得他有名字吗，孩子？”

我能感觉到自己口中吐出一个词儿，虽然我并不理解它的意义：“乌列^①。”

握住我下巴的那只手僵住了。那人看着我的脸，仿佛他能像阅读我父亲的书那样阅读我的思想。“乌列？”

“是的，大人。”

“你以前听说过这个名字吗？”

“没有，大人。”

“你知道乌列是谁吗？”

我摇摇头。“我只觉得这是和你们一起的那个人的名字而已。但在说出这个名字之前，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年轻男子转向我父亲：“你说她是个傻子，意思是不是说她有灵视能力？”

“她只是语无伦次，”我父亲固执地说，“仅此而已。她是个好女孩，我每天都让她去教堂。她无意冒犯，只是随口说说。她忍不住。她是个傻子，仅此而已。”

“那你为什么把她打扮成男孩子？”他问。

① 《圣经》中有记载的天使长之一。